

22岁小伙与尿毒症抗争7年

母亲欲捐肾救子，但手术费至今无着落

见习记者 李玉涛 冷炳豪

小伙子叫张路，家住日照市开发区南张家村。2002年，他13岁时，被查出患有轻微肾功能不全；2005年，转为尿毒症。如今，他的母亲要移植肾脏给他，且肾源配型已经成功，但由于20余万的手术费尚未筹集，手术迟迟不能进行。

十年艰辛 求医路

7月5日下午，记者随张路的母亲来到他们家，偌大的院子空荡荡的，却打扫得干干净净。仔细打量，屋中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21寸的彩色电视机了。

张路从自己的屋中来到堂屋。稍显内向的张路只是说了句“你们好”，就坐下不再说话了。

这位22岁的小伙子戴一副银色边框的眼镜，穿了一条洗得发黄的白色裤子。不平常的遭遇让他的脸上比同龄人看起来多了几分沧桑。长年患病已经让他的皮肤变得粗糙、黝黑，右手臂上几条凸起的粗大的血管触目惊心，就像手臂上长了块瘤一样。

这十年，张路走过了一条艰辛的路。

2002年，张路被检查出来患有轻微肾功能不全，正上初中的他肯放弃学业，仍然坚持上学。但是随着病情的恶化，他的学生生涯在初中毕业时便宣告结束了。从此以后，他跟随父母踏上了求医之路，先后去过北京、青岛、济南等各大城市。

这十年间，他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家，或者在去医院的路上。

2005年，张路的病情恶化转成尿毒症。贫血、高血压、血尿、浮肿、失眠、胃痛、头晕等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各种痛苦同时加在了这个才刚刚13岁的少年身上。看到孩子的痛苦，母亲经常在深夜痛哭流涕。

张路将这几年的一些化验单拿给我们看，那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他又将自己吃过的药的药瓶子拿出来，整整有四五袋子，而这只是一部分。

他说，由于体内的水分和毒素排不出去，腿脚常常肿得跟面包一样，心脏也受到压迫，晚上只能坐着睡觉。记者在他的卧室看到，他将被子叠起来放在床头，每晚他都是倚着被子睡觉。



十年间张路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求医之路。 本报见习记者 冷炳豪 摄

高额透析费让贫困之家债台高筑

张路有两个姐姐，大姐刚结婚两年，二姐今年刚刚大学毕业，他的医药费除了跟亲戚朋友借之外，其余的都是两个姐姐筹集的。

大姐刚参加工作时，每个月只给自己留500块钱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回家给他治病。

二姐2008年上了大学，在大学期间她每年都会获得一等奖学金。她周末去促销，五一、十一等小长假就去工厂打工，寒暑假则去做家教挣钱。大学三年中，她几乎没用家里出一分钱，还时常带奖学金、助学金等为弟弟支付医疗费。

疾病让这个年轻人变得愈发坚

强，甚至有一种异样的倔强。

2008年5月，已经不容耽搁的病情迫使他在日照人民医院做了动静脉血管内瘘手术，从那以后他只得依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每次透析，营养也一同被排出体外。透析完后，他都会浑身无力，到家之后就累得不行了。

按照医院要求，张路每两个星期要进行五次透析，每年的透析费用在五六万块钱。

高额的透析费，让这个本就不甚宽裕的家庭债台高筑。为了给儿子看病，张路的母亲借遍了每一个亲戚。然而，张路为了给家里省钱，竟然背着家

人将透析次数改为两周三次。

张路从小就很坚强。2000年麦收季节，一家人都在忙着抢收粮食，顾不上休息，谁都没有注意到张路的异常，他说肚子不舒服，在床上躺了两天。等农活忙完之后，家人将他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他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并且已经化脓，必须立刻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张路就是这样不想让家人为他担心，一直忍着疼痛。11岁的他当时没喊一句疼，没掉一滴眼泪。

“他比较要强，平时出门都会穿长袖，就连一些邻居竟都不知道他手臂上凸起的血管。”他的二姐张琴说。



张路的母亲欲捐肾救子。 本报见习记者 冷炳豪 摄

母亲欲捐肾救子，手术费成难题

屋漏偏逢连阴雨，2005年张路刚刚被确诊为尿毒症不久，父亲出海打渔，打算挣点钱为张路治病。天有不测风云，因台风来袭，整条渔船沉入了海底，他的父亲撒手人寰。

父亲去世，让这个家庭突然之间没了顶梁柱。父亲离世的时候，张路的大姐大学还没毕业，二姐也在读书，家庭的重担结实实落在张路母亲的肩膀上，再加上张路日益严重的病情，60不到的她头发已经花白，干点活腰就直不起来。

张路的母亲清楚地记得丈夫出海的那一天，“别人家中秋节团圆，我们家是分别”，直到现在张路的母亲依然不相信这个事实，下意识里她仍感觉丈夫在外地打工。

如今，张路每个月大约需要9000

块钱的医疗费，大姐每个月给家里寄1000多块钱，农村合作医疗差不多能报销一半的费用，其他的经济来源便是靠家里的那一亩多地。刚刚大学毕业的二姐整日为弟弟的事情跑前跑后，尚未来得及找工作。

“看着朋友们能开心地上班，我心里也很着急。可是工作随时可以找，弟弟只有一个。”张琴说。

张路经常失眠，睡不着的时候，他只能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慢慢变亮。

“有时候他会说‘活着没意思’，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要经常起来看看他。”张路的母亲说。

看着儿子一天天消瘦下去，身上除了浮肿的地方都瘦得皮包骨，全身的皮肤变得黝黑粗糙，母亲决定给儿子换肾。

当母亲将这个想法告诉张路时，起初他硬是不同意，甚至跟母亲和姐姐打起了“冷战”，整天不说话也不吃饭。“他感觉自己活了这么大没给家里挣一分钱，反而天天要花钱，心理上难以接受。”张琴推测弟弟当时的想法。

“换肾之后，对我妈的身体会有很大影响，而且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另外，手术有风险，家中又没钱。”张路心里充满矛盾。

经过母亲和姐姐的多次开导，张路终于同意换肾。今年4月份，在济南军区总医院进行了肾源配型，配型非常成功。如今，家中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需要先上报济南军区总医院，再报上级卫生部门。但20余万元的手术费至今尚无着落。